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蕪化三清

詩曰：一氣三清勢更奇，壺中妙法貫須彌。移來一木還生我，運去分身莫浪疑。

誅戮散仙根行淺，完全正果道無私。須知順逆皆天定，截教門人枉自癡。

話說眾門人來看誅仙陣，只見正東上挂一口誅仙劍，正南上挂一口戮仙劍，正西上挂一口陷仙劍，正北上挂一口絕仙劍，前後有門有戶，殺氣森森，陰風颯颯。眾人貪看，只聽得裏面作歌曰：

「兵戈劍戈，怎脫誅仙禍；情魔意魔，反起無名火。今日難過，死生在我。玉虛宮招災惹禍，穿心寶鎖，回頭纔知往事訛。咫尺起風波。這番怎逃躲。自倚才能，早晚遭挫折！」

話說多寶道人在陣內作歌，燃燈曰：「眾道友，你們聽聽作的歌聲，豈是善良之輩！我等且各自回蘆篷，等掌教師尊來，自有處治。」話猶未了，方欲回身，只見陣內多寶道人仗劍一躍而出，大呼曰：「廣成子不要走，吾來也！」廣成子大怒曰：「多寶道人，如今又是在你碧遊宮，倚你人多，再三欺我；況你掌教師尊吩咐過，你等全不遵依，又擺此誅仙陣。我等犯了殺戒，畢竟你等俱入劫數之內，故造擺此業障耳。正所謂：『閻羅註定三更死，怎肯留人到五更』！」廣成子仗劍來取多寶道人。道人手中劍赴面交還。怎見得：

仙風陣陣滾塵沙，四劍忙迎影亂斜。一個是玉虛宮內真人輩；一個是截教門中根行差。一個是廣成不老神仙體；一個是多寶西方拜釋迦。二教只因逢殺運，誅仙陣上亂如麻。

話說廣成子祭起番天印，多寶道人躲不及，一印正中後心，撲的打了一跌，多寶道人逃回陣中去了。燃燈曰：「且各自回去，再作商議。」眾仙俱上蘆篷坐下。只聽得半空中仙樂齊鳴，異香縹緲，從空而降。眾仙下篷來，迎掌教師尊。只見元始天尊坐九龍沉香輦，馥馥香煙，氤氳偏地。正是：

提爐對對煙生霧，羽扇分開白鶴朝。

話說燃燈眾人明香引道，接上蘆篷。元始坐下，諸弟子拜畢，元始曰：「今日誅仙陣上，纔分別得彼此。」元始正坐，弟子侍立兩邊。至子時正，元始頂上現出慶雲，垂珠瓔珞，金花萬朵，絡繹不斷，遠近照耀。多寶道人正在陣中打點，看見慶雲升起，知是元始降臨，自思：「此陣必須我師尊來至，方可有為；不然，如何抵得過他？」

次日，果見碧遊宮通天教主來了。半空中仙音響亮，異香襲襲，隨侍有大小眾仙，來的是截教門中師尊。怎見他的好處，有詩為證：

鴻鈞生化見天開，地丑人寅上法臺。煉就金身無量劫，碧遊宮內育多才。

話說多寶道人見半空中仙樂響亮，如是他師尊來至，忙出陣拜迎進了陣，卜了八卦臺坐下，眾門人侍立臺下，有上四代弟子，乃多寶道人、金靈聖母、武當聖母、龜靈聖母；又有金光仙、烏雲仙、毘盧仙、靈牙仙、虬首仙、金箍仙、長耳定光仙相從在此。通天教主乃是掌截教之鼻祖，修成五氣朝元，三花聚頂，也是萬劫不壞之身。至子時，五氣沖空。燃燈已知截教師尊來至。次日天明，燃燈啟曰：「老師，今日可會誅仙陣麼？」元始曰：「此地豈久居之所？」吩咐弟子：「排班。」赤精子對廣成子；太乙真人對靈寶大法師；清虛道德真君對懼留孫；元殊廣法天尊對普賢真人；雲中子對慈航道人；玉鼎真人對道行天尊；黃龍真人對陸壓；燃燈同子牙在後；金、木二吒執提爐；韋護與雷震子並列；李靖在後；哪吒先行。只見誅仙陣內金鐘響處，一對旗開，只見奎牛上坐的是通天教主，左右立諸代門人。通天教主見元始天尊，打稽首曰：「道兄請了！」元始曰：「賢弟為何設此惡陣？這是何說？當時在你碧遊宮共議『封神榜』，當面彌封，立有三等：根行深者，成其仙道；根行稍次，成其神道；根行淺薄，成其人道，仍隨輪迴之劫。此乃天地之生化也。成湯無道，氣數當終；周室仁明，應運當興，難道不知，反來阻逆姜尚，有背上天垂象。且當日『封神榜』內應有三百六十五度，分有八部列宿群星，當有這三山五岳之人在數，賢弟為何出乎反乎，自取失信之愆。況此惡陣，立名便自可惡。只『誅仙』二字，可是你我家道家所為的事！且此劍立有『誅』、『戮』、『陷』、『絕』之名，亦非是你我家道家所用之物。這是何說，你作此禍端？」通天教主曰：「道兄不必問我，你只問廣成子，便知我的本心。」元始問廣成子曰：「這事如何說？」廣成子把三謁碧遊宮的事說了一遍。通天教主曰：「廣成子，你曾罵我的教下不論是非，不分好歹，縱羽毛禽獸亦不擇而教，一體同觀。想吾師一教傳三友，吾與羽毛禽獸相並；道兄難道與我不是一本相傳？」元始曰：「賢弟，你也莫怪廣成子。其實，你門下胡為亂做，不知順逆，一味恃強，人言獸行。況賢弟也不擇是何根行，一意收留，致有彼此搬門是非，令生靈塗炭。你心忍乎！」通天教主曰：「據道兄所說，只是你的門人有理，連罵我也是應該的？不念一門手足罷了。我已是擺了此陣，道兄就破吾此陣，便見高下。」元始曰：「你要我破此陣，這也不難，待吾自來見你此陣。」通天教主兜回奎牛，進了戮仙門；眾門人隨著進去。且看元始進來破此陣。正是：

截闡道德皆正果，方知兩教不虛傳。

話說元始在九龍沉香輦上，扶住飛來椅，徐徐正行至東震地，乃誅仙門。門上挂一口寶劍，名曰誅仙劍。元始把輦一拍，命四揭諦神撮起輦來，四腳生有四枝金蓮花；花瓣上生光；光上又生花。一時有萬朵金蓮照在空中。元始坐在當中，逕進誅仙陣門來。通天教主發一聲掌心雷，震動那一口寶劍一掣，好生利害！雖是元始，頂上還飄飄落下一朵蓮花來。元始進了誅仙門，裏邊又是一層，名為誅仙關。元始從正南上往裏走，至正西，又在正北坎地上看了一遍。元始作一歌以笑之，歌曰：

「好笑通天有厚顏，空將四劍挂中間。枉勞用盡心機術，獨我縱橫任往還。」

話說元始依舊還出東門而去。眾門人迎接，上了蘆篷。燃燈請問曰：「老師！此陣中有何光景？」元始曰：「看不得。」南極仙翁曰：「老師既入陣中，今日如何不破了他的，讓姜師弟好東行？」元始曰：「古云：『先師次長。』雖然吾掌此教，況有師長在前，豈可獨自專擅？候大師兄來，自有道理。」話說未了，只聽得半空中一派仙樂之聲，異香縹緲，板角青牛上坐一聖人，有玄都大法師牽住此牛，飄飄落下來。元始天尊率領眾門人前來迎接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不二門中法更玄，汞鉛相見結胎仙。未離母腹頭先白，纔到神霄氣已全。室內煉丹攬戊己，爐中有藥奪先天。生成八景宮中客，不記人間幾萬年。

話說元始見太上老君駕臨，同眾門人下篷迎接，二人攜手上篷坐下，眾門人下拜，侍立兩旁。老子曰：「通天賢弟擺此誅仙陣，反阻周兵，使姜尚不得東行，此是何意？吾因此來問他，看他有甚麼言語對我。」元始曰：「今日貧道自專，先進他陣中走了一遭，未曾與他較量。」老子曰：「你就破了他的罷了。他肯相從就罷；他若不肯相從，便將他拿上紫霄宮去見老師，看他如何講。」二位教主坐在篷上，俱有慶雲彩氣上通於天，把界牌關照耀通紅。至次日天明，通天教主傳下法旨，令眾門人排班出去：「大師兄也來了，看他今日如何講？」多寶道人同眾門人擊動了金鐘玉磬，逕出誅仙陣來，請老子答話。哪吒報上篷來。少時，蘆篷裏香煙靄靄，瑞彩翩翩，你看老子騎著青牛而來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騎牛遠遠過前村，短笛仙音隔隴聞。闢地開天為教主，爐中煉出錦乾坤。話說老子至陣前，通天教主打稽首曰：「道兄請了。」老子曰：「賢弟，我與你三人共立『封神榜』，乃是體上天應運劫數。你如何反阻周兵，使姜尚有違天命？」通天教主曰：「道兄，你休要執一偏向。廣成子三進碧遊宮，面辱吾教，惡語詈罵，犯上不守規矩。昨日二兄堅意只向自己門徒，反滅我等手足，是何道理？今兄長不責自己弟子，反來怪我，此是何意？如若要我釋怨，可將廣成子送至碧遊宮，等我發落，我便甘休；若是

半字不肯，任憑長兄施為，各存二教本領，以決雌雄！」老子曰：「似你這等說話，反是不偏向的？你偏聽門人背後之言，微動無明之火，擺此惡陣，殘害生靈；莫說廣成子未必有此言語，便有，也罪不致此。你就動此念頭，悔卻初心，有逆天道，不守清規，有犯嗔痴之戒。你趁早聽我之言，速速將此陣解釋，回守碧遊宮，改過前愆，尚可容你還掌截教；若不聽我言，拿你去紫霄宮，見了師尊，將你貶入輪迴，永不能再至碧遊宮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通天教主聽罷，須彌山紅了半邊，修行眼雙睛煙起，大怒，叫曰：「李聃！我和你一體同人，總掌二教，你如何這等欺滅我，偏心護短，一意遮飾，將我搶白，難道我不如你！吾已擺下此陣，斷不與你甘休！你敢來破我此陣？」老子笑曰：「有何難哉！你不可後悔！」正是：

元始大道今舒展，方顯玄都不二門。

老子復又曰：「既然要我破陣，我先讓你進此陣，運用停當，我再進來，毋令得你手慌腳亂。」通天道人大怒曰：「任你進吾陣來，吾自有擒你之處！」道罷，通天道人隨兜率牛進陷仙門去，在陷仙闕下，等候老子。老子將青牛一拍，往西方兌地來；至陷仙門下，將青牛催動，只見四足祥光白霧，紫氣紅雲，騰騰而起。老子又將太極圖抖開，化一座金橋，昂然入陷仙門來。老子作歌，歌曰：

「玄黃外兮拜明師，混沌時兮任我為。五行兮在我掌握，大道兮渡進群迷。清靜兮修成金塔，閑遊兮曾出關西。兩手包羅天地外，腹安五嶽共須彌。」

話說老子歌罷，逕入陣來。

且說通天教主見老子昂然直入，卻把手中雷放出。一聲響亮，震動了陷仙門上的寶劍。這寶劍一動，任你人仙首落。老子大笑曰：「通天賢弟，少得無禮，看吾扁拐！」劈面打來。通天教主見老子進陣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不覺滿面通紅，遍身火發，將手中劍火速忙迎。正在戰間，老子笑曰：「你不明至道，何以管立教宗？」又一扁拐照臉打來。通天教主大怒曰：「你有何道術，敢逆誅我的門徒？此恨怎消！」將劍攔拐，二聖人戰在誅仙陣內，不分上下，敵鬥數番。正是：

邪正逞胸中妙訣，水清處方顯魚龍。

話說二位聖人戰在陷仙門裏，人人各自施威。方至半個時辰，只見陷仙門裏八卦臺下，有許多截教門人，一個個睜睛豎目，那陣內四面八方雷鳴風吼、電光閃灼、霧氣昏迷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：

風氣呼嘯，乾坤蕩漾；雷聲激烈，震動山川。電掣紅綃，鑽雲飛火；霧迷日月，大地遮漫。風刮得沙塵掩面，雷驚得虎豹藏形，電閃得飛禽亂舞，霧迷得樹木無蹤。那風只攪得通天河波翻浪滾；那雷只震得界牌關地裂山崩；那電只閃得誅仙陣眾仙迷眼；那霧只迷得蘆篷下失了門人。這風真是推山轉石松篙倒；這雷真是威風凜冽震人驚；這電真是流天照野金蛇走；這霧真是彌彌漫漫蔽九重。

話說老子在陷仙門大戰，自己頂上現出玲瓏寶塔在空中，那怕他雷鳴風吼。老子自思：「他只知仗他道術，不知守己修身，我也顯一顯玄都紫府手段與他的門人看看！」把青牛一拎，跳出圈子來；把魚尾冠一推，只見頂上三道氣出，化為三清。老子復與通天教主來戰。只聽得正東上一聲鐘響，來了一位道人，戴九雲冠，穿大紅白鶴絳綃衣，騎白驢而來；手仗一口寶劍，大呼曰：「李道兄！吾來助你一臂之力！」通天教主認不得，隨聲問曰：「那道者是何人？」道者答曰：「吾有詩為證：

混元初判道為先，常有常無得自然。紫氣東來三萬里，函關初度五千年。」

道人作罷詩曰：「吾乃上清道人是也。」仗手中劍來取。通天教主不知上清道人出於何處，慌忙招架。只聽得正南上又有鐘響，來了一位道者，戴如意冠，穿淡黃八卦衣，騎天馬而來；一手執靈芝如意，大呼曰：「李道兄！吾來佐你共伏通天道人！」把天馬一兜，仗如意打來。通天教主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道人曰：「我也認不得，還稱你做截教之主？聽吾道來。詩曰：

函關初出至崑崙，一統華夷屬道門。我體本同天地老，須彌山倒性還存。

吾乃玉清道人是也。」通天教主不知其故：「自古至今，鴻鈞一道傳三友；上清、玉清不知從何教而來？」手中雖是招架，心中甚是疑惑。正尋思未已，正北上又是一聲玉磬響，來了一位道人，戴九霄冠，穿八寶萬壽紫霞衣；一手執龍鬚扇，一手執三寶玉如意，騎地吼而來，大呼：「李道兄！貧道來輔你共破陷仙陣也！」通天教主又見來了這一位蒼顏鶴髮道人，心上不安，忙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道人曰：「你聽我道來。詩曰：

混沌從來不計年，鴻濛剖處我居先。參同天地玄黃理，任你傍門望眼穿。

吾乃太清道人是也。」四位天尊圍住了通天教主，或上或下，或左或右，通天教主止有招架之功。

且說截教門人見三位來的道人身上霞光萬道，瑞彩千條，光輝燦爛，映日射眼，內有長耳定光仙暗思：「好一個闡教，來得畢竟正氣！」深自羨慕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